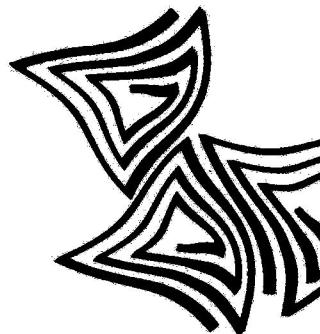


俄罗斯

宗教哲学

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人不是外部的自己，而是具有无限深度的精神世界，世界不是经验事实，而是走向完整真理的道路；真理不是抽象观念，而是人生自由的实现，自由不是人在必然性中的选择，而是人向往无限可能性的权利；哲学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理性反思，而是人在世界上追求真理和自由之努力的思想表达——这就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精神旨趣。



徐凤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

宗教哲学

РУССКАЯ РЕЛИГИОЗ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徐凤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宗教哲学/徐凤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博雅大学堂·哲学)

ISBN 7-301-10714-5

I . 俄… II . 徐… III . 宗教哲学-研究-俄罗斯 IV .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7790 号

书 名：俄罗斯宗教哲学

著作责任者：徐凤林 著

责任编辑：徐丹丽

标准书号：ISBN 7-301-10714-5/B·036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0.5 印张 283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索洛维约夫在回答“哲学为人类做了什么”的问题时说：人的心灵具有不甘受外部强制和追求内在精神完满的本性，而哲学正是通过批判和创造的双重作用，把人的人格从外在强制下解放出来，赋予它以内在的内容。所以，可以说，哲学使人成为真正的人。

对人的本质和哲学作用的这一简明论断，道出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最鲜明特点。

俄罗斯哲学的历史是从何时开始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学者有各自的观点和写法。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1951）和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1948）都认为从18世纪开始，而马斯林主编的《俄国哲学史》（2001）则认为从11世纪开始。在我们看来，虽然古代俄罗斯文化也以特定的形式包含着哲学思想的成分，对此可以进行哲学史的考察研究，但是，真正具有自觉意识和民族特点的俄罗斯哲学，则发端于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这是哲学史上比较公认的观点。即便对俄罗斯哲学的独立性颇具怀疑倾向的施佩特，在其《俄国哲学发展概论》（1922）一书中也指出：“斯拉夫主义的问题，是唯一独创性的俄罗斯哲学问题，无论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①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

^① Г.Г.Шпет. Очерки развит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俄国哲学发展概论] // Сочинения[著作集]. М., 1989. С.53.

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

可见,这种独创的俄罗斯哲学是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与东正教具有密切关系的。俄罗斯民族文化蕴含着深厚的东正教传统。与西方基督教的历史道路不同,俄罗斯东正教没有经受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外部和内部的重大震荡。如果说西方基督教在同希腊哲学和近代思想的长期互动中,已习惯于通过知识和理性形式走向最高境界,那么,东正教则倾向于拒绝这种知识中介,更重东方的生命体验和直觉之路。所以别尔嘉耶夫说:“东正教首先不是学说,不是外部组织,不是外部行为方式,而是精神生活,是精神体验和精神道路。”^①在东正教传统中,人不是一个自主的存在物,而是本来就在神之中的。只有神才是人的基础和确证。人本身是一种未定型的存在物,是向神开放的、走向神的存在物,人处于从自然的不完善状态到超自然的完善状态的路上。相比之下,在奥古斯丁以后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人已经是有一定自然本性的自主存在了,人与神的关系是外在关系,所以才有西方哲学在人的纯粹思维和理性范围内的发展。正是这种东正教的传统文化,使得19至20世纪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在现代哲学史上别具一格。

但是,东正教世界观只是一种思想背景,俄罗斯宗教哲学不是神学,而是一般哲学的一个类型。因为,第一,这些哲学家作为自己哲学体系之基础的“神”,不同于宗教信仰或教会神学中的上帝。索洛维约夫的“智慧”,弗兰克的“不可知物”,别尔嘉耶夫的“无根基”,这些概念虽不是抽象实体,但在哲学层次上具有“最高本体”的哲学含义,这最高本体在西方哲学史中也一直存在,通常叫做“绝对者”;第二,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纯粹神学家主要依据《圣经》和教会传统,是从信条出发的;而宗教哲学家的认识活动,是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和信仰出发的”^②。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不是站在教会立场上论证神的存在和对教义进行理性辩护,像早期教父哲学家那样,而是在自己的内在信念与直觉基础

^① Н. А. Бердяев. Истина Правословия [东正教真理] //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атриаршего экзархата [俄罗斯西欧牧首区学报]. Париж, N.11, 1952. С.4.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页。

上,借鉴哲学史和神学史的知识材料来阐发对世界和对人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主要具有的不是宗教内部的信仰价值,而是一般哲学的理论意义。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一般哲学意义在于,它提供了独特的思维角度和方式,使无论是否信基督教的所有人都可能得到一定启发,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人文性。俄罗斯宗教哲学充满了对人的深切关怀。精神、自由、道德、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等问题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主题,他们总是透过人的内在生命来研究外部现实,以“从深处”、“从内向外”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们看来,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体论基础”,正是人的心灵。他们相信,人们只有摆脱内在奴役,才能摆脱外在压迫。他们主张在精神的天空寻找指路明星,而不要在地上寻找自己的路标。

第二,完整性。世界和生命都是完整存在,人的认识扎根于人的生命存在中。西方哲学认识论使“思维”脱离存在,进入按自身规律生存的、封闭的、独立自主的领域。在俄罗斯哲学家看来,脱离了整体生命和与整体生命相对立的领域,就没有任何生命了。认识的奥秘与存在的奥秘从根本上是同一个奥秘。哲学思考应当从活的东西开始,从先于一切理性反思和理性分解的东西开始,从有机的思维开始,从作为生命之功能的、与自己的存在根源相统一的思维开始,从尚未被理性化的意识的直接材料开始。俄罗斯宗教哲学特别注重的不是认识的系统概念,而是完整的生活真理。较之西欧哲学而言,俄罗斯哲学在更大程度上正是一种世界观理论,其实质与基本目的不在于纯理论上的认识世界,而是对生命的解说。对俄罗斯精神来说,从“我思”到“我在”的道路是不合理的,真正的认识道路应当恰恰相反:从“我在”到“我思”。为了深入到存在之中,没有必要首先“认识”,实现认识活动;相反,为了认识什么,必须首先“存在”。正是通过完全直接的第一性的存在,才能最终认识全部存在。可以说,人归根结底能够进行认识,正是由于他自己存在,他认识存在不仅仅是以观念的方式通过意识和思维,而是他首先应当更加真实地扎根于存在之中,这样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这就是俄

罗斯哲学的“本体主义”。

大多数俄国哲学家所寻求的“真理”不是作为传统的西方认识论概念的真理，即作为观念与对象之符合的真理(истина)，而是作为真理与正义之统一的真理(правда)。这一真理不仅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而且是存在的精神本质。它不是对世界的纯粹认识和不动情的理解，与斯宾诺莎所说的“勿哭，勿笑，只要理解”格格不入。从俄罗斯哲学观点看，无论是对对象的感觉，还是符合逻辑的纯粹思想理解，都不能揭示存在的终极真理。认识终极真理的最好方法是人的生命对存在的直觉体验。伦理问题也是俄罗斯哲学的主题之一。但这种伦理的最高境界，绝对的善，不是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相并列的抽象道德规范，这个善是与真理等同的正义，也是世界的本体论本质。

第三，理想性。不是着眼于经验现实，而是从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高度、从未来的“应有状态”看待世界与人。俄罗斯宗教哲学贯穿着对世界和人的“应有状态”的追求：存在具有自己的完善状态，它不同于经验的、不完善的存在状态；这个完善的存在相对于经验存在来说被认为是第一性的，即便不是在时间上先在，也是在某种意义维度上优先。对完整的完善的存在的直觉，成为俄罗斯宗教哲学思维的第一基础。任何现象都应当在它的意义维度上加以研究。哲学思维的任务就在于此。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实质是对现实的反思，宗旨在于确定存在的一般原理、事物的永恒本质及其与认识主体的关系，那么，俄国哲学家则认为：哲学是人的创造或活动的最高形式，这种活动能够重建生命，把现实从现有状态提升到应有状态，即最大的完善。因此才有舍斯托夫和胡塞尔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面对面的争论：胡塞尔坚持认为哲学是反思，舍斯托夫则借用先哲的话说“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人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对自然的认知，而是人的价值和本质的实现过程，是克服必然性实现自由的过程。哲学就是这一过程的最高形式。

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对人的看法，不是从人现有的自然处境、自然状态来看的，不是站在经验现实的此时此地，转回头去向后看他“是什么”，而是从他所追求的目标的观点，或者说是站在理想的未来，从终极的观点来看人“应是什么”。现在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向终极目标

的迈进。俄罗斯哲学中所常用的“使命”一词，其含义也正在这里。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通常被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老一辈斯拉夫主义者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生活和创作的 19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这一时期俄罗斯自我意识明确提出希望建立俄罗斯哲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照搬西方的，而是“在自己的精神土壤上建立自己的哲学”。但建立本身还没有具体进行，只是提出目标和制定纲领。

第二阶段是 19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末以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在这一阶段俄罗斯宗教哲学已得到了专业表述，提出了独立的学说和问题，建立了哲学体系。

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初至 1917 年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复兴”。这是俄罗斯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和繁荣的时期，文学史上相对普希金的“黄金时代”称为“白银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弗兰克、洛斯基、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叶夫根尼和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兄弟、罗扎诺夫、梅烈日科夫斯基、洛谢夫等。他们具有不同的思想风格和倾向，但都在各自问题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四个阶段是“十月革命”特别是 1922 年之后，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大多被逐或流亡国外，他们在国外继续从事哲学活动，被称为“流亡哲学”。从思想本身的逻辑上看，这一阶段是第三阶段的直接延续。这些哲学家在西方所继续进行的哲学创作，其问题领域和思想脉络都是白银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近十几年来翻译出版了不少俄罗斯宗教哲学方面的原著，但综述和研究性的著作很少见。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这两部经典著作中译本对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哲学很有帮助。不过此二书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各自的不适合之处。别氏著作按主题评述，问题集中，但使各大哲学家的思想散见于各章节，难见整体；洛史内容广博，涉及各流派众多人物，但难免有的地方过于概括和简化，比如写舍斯托夫只寥寥数行。此外，因为是翻译著作，加之哲学和宗教本来就深奥，洛史的语言和概念有的地方晦涩难懂。

本书写作的意图是不求涉及人物面面俱到，以免流于工具书式的简略空泛，而是想在某些重要问题上适当深入和展开，以便充分体现俄罗斯哲学思维的独特风格。因此选取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 12 位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包括在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相关思想。本书在评述过程中对一些问题和观点有所比较和分析，以便于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在语言表述方面，在忠于哲学家原意的同时，尽量做到简练通俗。

当然，除本书所论的哲学家外，还有罗扎诺夫、梅烈日科夫斯基、卡尔萨文、洛谢夫等，也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重要人物。而且，宗教哲学也并不代表俄罗斯哲学的全部，还有如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等其他流派。

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深邃，著作浩繁，本人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虽有多年，学术有所积累，但对本书中所列哲学家的读解有的依然肤浅，有待进一步研究。即使了解较为深入的思想和问题，也难免有错误与失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及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徐凤林

2006 年 2 月 28 日

目 录

前言/1

第一章 基列耶夫斯基的“哲学新原理”/1

- 一 从西方主义到斯拉夫主义/1
- 二 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区别/4
- 三 西方哲学批判/5
- 四 哲学新原理/8

第二章 霍米亚科夫的聚和性学说/14

- 一 沙龙雄辩家/14
- 二 认识论思想/16
- 三 “聚和性”的含义/19
- 四 不可见的教会/23
- 五 历史哲学/25

第三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拷问/28

- 一 基督教人道主义/29
- 二 从心理学到形而上学/33
- 三 人的精神深度/36
- 四 地地下室人的自由/40
- 五 基里洛夫的生死/44
- 六 伊凡·卡拉马佐夫的神人论/49

第四章 托尔斯泰的道德哲学/56

- 一 精神重生/56

二 生命的意义/58

1. 什么是人的真正生命/58

2. 生命的意义何在/60

三 非暴力伦理学/64

1. 基督学说的本质是爱/64

2. 非对抗的根据/66

3. 非对抗的律法/68

4. 非对抗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70

四 上帝在人心里/73

第五章 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76

一 “事业”哲学反对认知哲学/77

二 死是万恶之首/82

三 复活祖先/87

四 俄国宇宙主义/94

1. 气象调节/96

2. 走向宇宙/98

3. 人体改造/99

第六章 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哲学/102

一 哲学与人生自由/104

二 存在与万物统一/108

三 完整知识/112

1. 科学、哲学与神学的统一/112

2. 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117

3. 真善美的统一/120

四 历史哲学/122

五 道德哲学/125

1. 善的结构和历程/126

2. 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129

3. 生命的道德意义/133
六 艺术哲学/135
第七章 布尔加科夫的宗教哲学/142
一 经济是改造世界的方式/143
二 智慧学/148
三 真正的哲学是宗教哲学/153
1. 什么是宗教/153
2. 宗教哲学是如何可能的/155
四 名称哲学和语言哲学/159
第八章 弗洛连斯基的“具体形而上学”/164
一 间断论的世界观/166
二 真理的具体性/168
三 认识是单子的统一/172
四 哲学象征主义/173
五 崇拜与文化/178
六 语言哲学/180
第九章 洛斯基的直觉主义/184
一 直觉与实体活动者/186
二 世界的系统性和本原的超系统性/195
三 宗教伦理学/198
四 俄罗斯性格/201
第十章 弗兰克的知识论与人学/204
一 对象知识与活知识/205
二 精神实在与生命意义/212
三 心灵的两个维度/215
四 世俗人道主义批判/220
五 反抗恶与克服罪/223

六 天国与拯救的哲学理解/225

1. 基督教两个世界的含义/226
2. “福音”的精神内涵/230
3. “拯救”的现代解释/233

第十一章 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239

一 自由/241

1. 自由的含义/241
2. 自由的本体论地位/242
3. 自由的神正论意义/244
4. 自由是一种义务/245
5. 三种自由的命运/246

二 精神/249

1. 精神与心/250
2. 精神的实在性/251

三 人格/254

1. 人格的含义/255
2. 人格的实现/259

四 创造/262

1. 创造的一般含义/262
2. 创造伦理学/264

第十二章 舍斯托夫的存在哲学/275

一 舍斯托夫哲学的根本问题/276

1. 悲剧哲学/276
2. 反抗理性霸权/278
3. 宗教哲学的含义/279

二 舍斯托夫存在哲学的特点/281

1. 哲学定义之辩/281
2. 存在哲学类型/283

三	舍斯托夫“圣经哲学”的含义	/286
1.	圣经的安慰反抗哲学的说教	/286
2.	原初的“至善”反抗哲学的必然性	/289
3.	信仰反抗知识	/290
4.	受造真理反抗永恒真理	/291
四	哲学真理与受造真理	/292
1.	真理是不是强迫人	/293
2.	人能不能支配真理	/297
3.	真的和好的	/300
五	对舍斯托夫哲学的评价	/305
人名译名索引/308		

第一章

基列耶夫斯基的“哲学新原理”

德国哲学不可能在我们这里扎根。我们的哲学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发展起来，应当从当前的问题中，从我们人民和个人生活的主导利益中创造出来。

——基列耶夫斯基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罗斯思想文化长期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到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俄罗斯思想界出现了俄罗斯的未来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走自己道路的争论，产生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大思潮。斯拉夫主义者在哲学上借鉴早期教父思想和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力图从人的完整存在(或生命的有机性，精神的完整性)出发，克服抽象思想，转向具体性，要求认识不仅要用理性，而且要用情感、意志、信仰。这是给“俄罗斯思想”提出的一个任务，这种思想旨趣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整个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斯拉夫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哲学认识上，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基列耶夫斯基就是最早提出和论证生命完整性的俄罗斯哲学家。

一 从西方主义到斯拉夫主义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生于文化程度很高的贵族之家，从小受到非常好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基列耶夫斯基是退役军官、一位践行的慈善家、笃信的共济会员，

醉心于研究化学,把它作为“神的科学”。母亲是俄国浪漫派诗歌奠基人、著名诗人 B.A. 茹科夫斯基的外甥女,迷恋法国文学,包括费内隆、马西荣、圣-皮埃尔、卢梭以及维内。父亲早逝后母亲改嫁,继父 A. 叶拉金通晓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谢林。母亲和继父对少年基列耶夫斯基的影响很大,培养了他对哲学的兴趣。1822 年他们家搬到莫斯科,青年基列耶夫斯基去莫斯科大学听课,同时自学,然后开始在莫斯科外交部中心档案馆工作,与所谓“档案馆青年”维涅维提诺夫、科舍廖夫、施维廖夫等人过往甚密,这些人是“爱智社”的骨干。十二月党人起义给基列耶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很大震动,他虽然也思考最高幸福及其获得方式,但对他来说革命毕竟是不可取的。20 年代末他宣称自己是有才华的文学批评家,30 年代初开始到国外旅行,听过黑格尔、谢林、施莱尔马赫的课,与黑格尔有过私交,黑格尔发现他很有哲学才能,曾劝说他系统研究哲学。从欧洲回到俄国之后,基列耶夫斯基为出版《欧洲人》杂志奔忙,该杂志创刊号于 1832 年出版,只出版了两期,因其中刊载的编辑文章《19 世纪》被当局看做是“有害的政治论断”,杂志被查封了。这对基列耶夫斯基是个沉重打击。他不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多年不发表言论。这一时期他和离他老家庄园不远的奥普塔修道院的修士相识,开始关注东正教和东方教父作品。在他 1839 年的《答霍米亚科夫》一文中表明他的立场转向了斯拉夫主义。

基列耶夫斯基的斯拉夫主义观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复杂过程。他在青年时期热衷于谢林和黑格尔,那时的理想是把谢林哲学的原理进行实践运用,使浪漫主义表现在生活中。所以就不难理解他早期作品具有保守的西方论倾向,他把自己的杂志取名为《欧洲人》。那时候他对东正教传统的了解显然是不多的。弗洛罗夫斯基说,基列耶夫斯基在青年时期还“全然没有基督教世界观”。他走向信仰,走向教会(正是“走向”,而不是“回到”),已经是后来的事,是在他结婚以后才发生的,这是由于受了他夫人影响,他的夫人是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其教父是“新救主”修道院的著名神父费拉列特(一说是色拉芬·萨罗夫斯基)。虽然基列耶夫斯基很早就开始谈论“宗教”,他在国外旅行期间就钻研过施莱尔马赫的神学讲座。他在 1827 年就梦想过:“我们要恢复真正

宗教的权利，使高雅的东西与道德性协调一致，唤起对真理的爱。”但是在这一时期，宗教对他来说还仅仅是某种浪漫主义的和哲学的假设或象征。从美丽动听的和理想主义的宣言到真正的信仰还有漫长的道路。科舍廖夫（可能是根据 Н.П. 基列耶夫斯卡雅的话）简短地记述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皈依的故事”：“婚后初期，夫人遵行俄罗斯宗教礼仪使他大为不悦……而夫人因他没有信仰和完全轻视东正教会的一切仪式而更加苦恼。”他当时读库森和谢林，还建议夫人和他一起读这些书。“当伟大英明的思想使他们不禁中断阅读的时候，基列耶夫斯基问夫人是否为之惊叹，她却回答说，这些思想她已经从教父们的作品中知道了。”^①于是，基列耶夫斯基也偶尔读点教父著作，发现其中的确有许多在他读谢林时感到惊叹的思想。

后来，也由于受霍米亚科夫和奥普塔修道院马卡里长老的影响，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转向了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40至50年代他成为斯拉夫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基列耶夫斯基晚年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了东方教父和苦修者著作的出版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奥普塔修道院进行的，他去世后也安葬在这里。

基列耶夫斯基也和霍米亚科夫一样，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在斯拉夫主义者的圈子里只有他被认为是哲学领域的专家。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是两篇文章《论欧洲文化的性质及其与俄罗斯文化的关系》^②（1852）和《论哲学新原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856）。基列耶夫斯基有意进一步详细论证新哲学原理，因不幸早逝使他未能如愿。

① Г. Флоровский: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俄罗斯神学之路]. Париж. 1983. С. 255.

② 这里的“文化”原文为 просвещение（意为教育、教化、启蒙等）。我们在此译作“文化”。因为根据俄罗斯文化学者的研究，这个词当时的含义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культура）。“文化”一词在当时还是个新的、为大众所不习惯的词语。“普希金显然不可能不知道‘文化’这个词，可他实际上不曾用过它。但当他写‘欧洲的教育（Европей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停靠在涅瓦河岸’的时候，这里的 просвещение一词就是和 культура一词对等的，只不过前者更容易被当时的读者所理解。”（См.: А. Кармин: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СПб, 2001. С. 9.）